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十八

奸二

荊川先生右編卷十八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朋黨

諫繫黨人　　竇武

漢桓帝永康元年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城門校尉竇武疏諫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熈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

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逆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隷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

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特見理出
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illegible]胡廣尚書朱寓
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
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
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
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
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

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論黨事救李膺等　陳蕃

漢桓帝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極諫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

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論甄琛朋黨　後魏宣武帝時奏　王詳

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渢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糺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奢暴聲

者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曾不陳奏方更往
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
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
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衛將軍黃門郎李憑
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
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已力仰
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寔
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降其父中散實爲叨越
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
朋附趙修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

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劾奏紅陽侯王立立黨友　翟方進

漢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立爲長求留丞相方進劾立姦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復奏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巳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

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
免博閣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論請不用姦黨表　　裴度

唐穆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

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
塞羣望誓除國蠧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
之足惜臣度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
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竪搆亂
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惌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奬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巳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

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説則必動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與邪佞亦無讐嫌秖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罪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杜塞復恐三人險狡

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
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
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稱
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
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不去則河朔逆賊雖
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
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
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任
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兇邪有黷日月臣不勝感恩憤

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又第二表　　裴度

臣聞木有蠹蟲其木必壞國有姦臣其國必亂伏以前件人爲蠹爲姦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不知名若不竄逐必爲患難陛下雖時追悔亦恐無及臣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第二狀伏恐聖意含弘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

百官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抵牾權倖伏望

更加譴責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illegible]朋黨

實蔽聖聰實是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

天下臣今將赴行營誓除兇寇而憂在腹心不在四

支憂在朝堂不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上表

言事猶以宮中府中不宜同異科罰爲善爲惡請申

刑賞臣才雖不逮諸葛亮心有慕於古人昧死擲天

伏紙流汗

乞別白朋黨　韓琦

宋仁宗慶曆四年詔戒朋黨相訐樞密副使

韓琦上奏

臣竊覩已降詔書申戒朋黨此蓋陛下恢善治勸薄俗之深意也臣輒有管窺之見少思開助聖明竊以自古迄今人臣在朝有忠賢有姦邪有好公之人有扶私之黨既爲性之不同則各以類而相附大凡忠賢與好公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公其是非蓋是者言是非者言非唯在於公故政化可興而邦家是賴此乃善者以類而進不可謂朋黨若姦邪與扶私之人建一事補一官則必私其是非蓋是者言非非者言是唯在於私致使白黑不分而上蔽主聽者眞所謂朋黨也在聖君審而察之決而行之若有此等

黨之名陛下亟加貶責不可務寬仰忠賢與好公之人以類而進姦邪與挾私之人以黨而退則朝廷清明朋黨自息也若但行詔諭未賜別白臣恐天下縉紳自今而後欲建一善事稱一善人必再三思之曰得無涉朋黨之迹乎則中道而止矣縱有忠義之人不顧形迹建一善事稱一善人若惡之者指于上曰此朋黨所爲耳則善事與善人皆廢而不用矣惟陛下熟察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爲朋黨　歐陽修

仁宗慶曆五年杜衍范仲淹罷政事修爲河北轉運上奏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
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唯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是陛下素委
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
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
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
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
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有指爲
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

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
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非有大過而一時盡逐蓋
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事撼之
說上惑聖聽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
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皆爭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
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
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修而謹守規矩仲淹
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
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
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於杜衍欲深罪滕宗諒

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永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也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

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任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間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發憤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爲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遂任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

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哉苦以
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
遠方而任官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
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
上修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爲未能少及於魏
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殁而後發也伏惟念知
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
然臣愛修等之賢恢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
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
已[illegible][illegible]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

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
思雪耻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
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
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
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僚之中親選得此
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
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
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
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

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
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
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
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
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
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公論朋黨繫於上意　　尹洙

仁宗慶曆五年上

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

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任歷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遽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聞言一入則存歿之恩不終臣未嘗不廢書歎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任之爲易終之實難可不慮哉爲開歐陽修領使河北臣以邊任之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知福州未審襄

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襄在京師不三四年已再省其親士大夫求遠方而任官京師者孰不思其親豈獨襄得遂其私恩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陛下優容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發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之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愛修等之賢故惜其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陛下待脩未改於初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恩遇已移則臣負朋黨之責矣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

也陛下試以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其人爲某
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罪
見疎又詢於左右曰其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
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
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
黨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此朝
臣之大弊也臣旣爲陛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嫌
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蒙見采此又臣之深
慮也惟聖明裁察焉

論不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　范純仁

哲宗元祐初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上

昨日簾前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問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復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荅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

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曰親以至眞僞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仲非令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引吕惠卿爲大儒黜司馬光爲異黨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監恭惟仁宗皇帝政教施設實爲皇帝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衆正與陛下今日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彼黨遂大起謗誣先臣與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斲棺昔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心上

大概括

賴仁宗容覆兩黨[illegible]隙帖然自消此事至今以爲美

談陛下聞之必熟[illegible]仁宗所行陛下可以取爲成

法令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人旁

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

舉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爲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

皐陶不仁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迹矣

何須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

與天同德至公克己今古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

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安

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亦久行臣心拳拳實切

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論安反側不必降詔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尚書右丞劉摯上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掊尅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即其源流乃知其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救振風俗修整紀綱茲出大公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濶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為御衆

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弾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增損法令進退官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旨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小必錄此又人皆能道之臣猶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戶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

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本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令但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義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之不知也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止宜鎮靖無事而何故自生疑貳猥欲望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自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克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搖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爲過矣抑

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臣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因分疑惑以幸天下

又論安反側詔第二狀　　劉摯

哲宗元祐元年摯又上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臆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

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及使人
情疑惑則利害固以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
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瀆顧
畢其說臣謹按威公與管仲謀城莒謀未發而聞於
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
朝廷之所不爲則已苟有所爲雖秘謀密計人且意
而知之況陛下已脩政事已清人物遂欲淵嘿細故
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寬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
患人之不知若更施於行事一二則中外喻意坦然
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於取信以害國

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過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人才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於詔書示蕩滌之惠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於此然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

乞收還安反側詔書　王巖叟

哲宗元祐元年巖叟上

臣前日以風聞欲降詔書安撫縉紳之心輒犯天威論奏不便乞收詔勿下深慮言之未切聖心未加采納竊緣此事出於陛下衆動所繫國體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爲說默負陛下平日待遇之意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惟以求言爲盛德納諫爲聖功天下風聞莫不鼓舞雖前代英主有所不及正宜日進此道不倦以終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詔雖名爲安慰罪人其實乃約束言者竊恐四方流聞疑朝廷厭言而拒諫有損陛下盛美臣謂此詔之出上無益於聖德中無益於治體下無益於忠言惟是挫

端良之心增姦邪之氣耳不獨如此而又將有人睥
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動搖自
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惡有所不聞
以養其聰明未聞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
下[illegible]而行之何不累陛下之明術不失言者之
職[illegible]何傷臣初爲諫官對於簾下親聞德
音[illegible]曰天下之事無大小一一言來當一
[illegible]臧獲[illegible]恩恨不傾瀝肝膽以爲補報今日
詔[illegible]大喻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應厭言如此
之[illegible]大諫諍如唐太宗欲[illegible]如魏鄭公太

宗一日問曰今日所行與往時何異鄭公曰貞觀之
初恐人不言導人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諍悅而從
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以聽受然終有難色太
宗曰於何事如此鄭公遂一一陳之太宗曰誠如公
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尚未道時都
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甚驚公但存此心
朕終不違公臣讀之至此每歎美太宗之服義景仰
魏公之盡忠願陛下慕太宗貞觀之初心導人使諫
羣臣亦當有希魏公事君之大節以報陛下者以詔
書未宣布間惟陛下斷自清衷早賜收還天下幸甚

臣不勝激切忠告之至

貼黄臣竊謂進此說者非純臣愛君之人也或出於全身之謀或出於爲子孫之計或出於養譽邪正之間欲收人情而兩得或出於懷姦計以誤陛下浸開閭隙傾陷忠良援引邪佞復爲前日之過深可懼也惟陛下精慮而深思之臣恐詔書既下端人正士知陛下有厭之之心不敢遑安稍自引去後來者必得術黠之人以爲稱職其次得苟且偷惰之人廢壞紀綱又其次得阿諛柔順之人並敝政事皆所以爲姦黨蒙蔽下情欺罔之患復結

矣陛下深居簾幃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復得聞天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衆人之說皆謂詔書欲以安反側臣竊惟之所謂反側者乃前世伐叛逆之後餘黨畏懼誅戮有懷生偷安之心當時恐其為變故以詔書安慰之乃禍亂之時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為而有反側之心陛下何憂而下安慰之詔甚無謂也下詔之後忠良之在近者日益疎則在遠者疑畏而不敢進姦佞之在近者日益親則在遠者踴躍而以類至此人情之所易

見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

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哲宗元祐五年上

臣竊覩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

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

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士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含弘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紛然進言指為邪黨以為小人必由此乘進臣竊論溫伯

爲人粗有文藝無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
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
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紋
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姦挾詐能首爲
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
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
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
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再拱無
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惓惓公
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

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又乞謹用左右近臣第二狀　　　蘇　轍

哲宗五年上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覲聖意頗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如此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
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不仁者
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葛亮戒
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
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
内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爲
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
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

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為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游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能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廻牧人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聦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輒共設

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門[illegible]

來小人親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搖動貴近發之以傾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則者若又不加審察遂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平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

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自知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

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

論當明奸人之情　龔　夬

宋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龔夬上

臣聞好惡未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爲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遂欲革面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迫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能盡舉其要

則欲變亂是非渾淆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爲機變則必隨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忽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察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賜對親被聖訓勿爲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爲上負厚恩下負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也

乞爲政取人無熙豐元祐之間　　江公望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

臣日者獲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繼當以繼述爲先復賜宴閒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所患凡所人爲多臣退而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牽於一偏之說此理勢之必至者也夫孝子之心豈不以繼述爲美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之論者不可成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己爲異一辭不相合將政必目爲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

故元祐之臣挨排斥竄爲之一空所引陰險諂佞輕浮刻薄之小人內結中貴以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竭國用匱乏天下爲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丙德風浸潤披拂菁菁有阿陵之養芃芃見薪槱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凋落至宣王中興有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畝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采而足用也元祐人財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凋

踈落漠所餘無幾天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何[illegible]物與覩雨露滂沛咸被湔洗不旋踵召寘禁近或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班有之萬無一生之人既幾全活百有十非之青一切俱原豈惟不失前日仕宦曾豈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懷恩陛下不用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捍頭目豈復有不愜我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忠其不為使爾此正非所慮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體乾剛之德用皇極之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群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仕既移所事事陛下豈有警

然不爲使哉陛下不迫其所難不強其所不能得欲
使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講求繼述
之美意與天下共享其利耳昔齊威釋射鉤之讐而
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鞮得以
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爲諱唐太宗
用其臣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
有射鉤斬袪之讐陰計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黜仇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隙
而用之者乎其肯爲陛下盡心也必矣陛下若立元
祐爲題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

黨復立矣搢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宜修
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此時之[illegible][illegible]
益惟時之所宜用捨惟義之所在又改元所古亦嗣
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
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
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矣此詩所謂
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
繼志則治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啟之敬承禹道武王
之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
帝常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稽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

是乃所以爲常道也伏望陛下以繼述爲大計以因時損益爲甚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爲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挾輿馬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項領而不爲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非追其難而强其所不能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治天下者審所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爲之使況不爲狙詐者乎故有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陛下明諭群臣以朕之所訓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之臣者如此咸勉承聖訓

各務同心協力以成繼述之美以保富貴安榮朕於爵祿何所愛焉儻陽為公心陰結死黨專立異論務沮成法或怏怏非其君而驁不為使則朋衍沐斥以戒在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也欲何及焉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後終之以懲怛之意此周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有不復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盡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鼎焉故能濟烹飪之功成五味

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陛下善置人焉雖水火之不相能也必有足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

乞分別邪正消除黨與　楊時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上

臣嘗考漢唐之所以亡其始皆自於朋黨善乎歐陽脩之言曰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僞者也蓋可謂不仁之人哉所謂一言喪邦者其是之謂歟仁崇寧中始進朋黨之說以斥逐異已者使無敢言然後得以肆意無所不爲馴致前日之禍上自朝廷且并以搢紳賢能陷於黨籍形之詔旨而追毀之

此陛下之所宜深監而奉承之者也近聞士大夫間
復有為朋黨之說以欺聖聽者或指為蔡黨或指為
王黨或指為李黨夫以二十餘年之間而是數人者
實秉國政天下之士不仕則已其仕於朝者皆其所為
引也非蔡則王非王則李若盡指以為黨而逐之是
將空國無人矣此言果行則搢紳之禍未有已時而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臣切謂所以致黨論之興者
抑有由矣蔡京之罪甚於王黼而李邦彥動為身謀
首畫遁逃之計割地捐金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其誤國亦與京黼不殊今王黼伏誅而京

父子止竄湖外邦彥猶未黜責公議未厭此論者所以疑有其黨也臣伏望睿斷取京父子與邦彥大正典刑掇之嶺海庶允公議其間爲蔡氏邦彥所用之人當一視之察其賢而用不賢而去分別邪正消除黨與則天下幸甚苟無事實槩以黨附爲言者是必姦人欲中傷善類不可不察也朋黨之禍昔人論之多矣唯歐陽脩所撰五代史書其言最爲詳切謹録進呈伏乞詳覽

乞杜欺罔之風　范宗尹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范宗尹上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然趙高謂鹿為馬而二世惑焉者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寧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尚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群起而道若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四目達四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為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嘗為

欺罔者事無巨細巳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為則陛下深仁厚澤溥以宼矣

論別白邪正當知小人之奸　　李綱

宋高宗時上

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不至於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然臣竊謂國家艱難之際圖為事業雖材智兼用然惟㥫腹心非君子不可

何哉君子愛君而不謀身愛國而不謀家以公忘私以義忘利而小人則反此自昔人主信小人而任之其國未嘗不至於危亡夫小人豈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哉然使之謀人之國必致於此者以其無遠見而操術險也彼方以謀家保身營利趨私爲計而於國事恬不知恤非不知恤也以謂必不至於危亡而不知恤也唐天寶末楊國忠旣激安祿山叛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爲身謀不顧社稷大計及遭陳元禮之變及加於頸而後知蓋亦晚矣是其所以求全者乃所以自族也范祖禹有

言夫避害就利者小人之常也利於巳而不利於人
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
然而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巳
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國家俱亡而後巳此聖
人所以戒小人之勿用也然而爲人主者曷嘗不用
君子而退小人哉卒之君子多不能安其身於朝廷
而小人嘗得志者君子行道直自信篤去就輕好惡
正故其行道直則不能阿諛以取容自信篤則不能
過防以遠害去就輕則不爲爵祿之所累好惡正則
不爲奸邪之所喜自非人主明足以察誠足以任則

君子雖欲有爲於當世不可得也齊小白之任管仲信而弗疑此所以成霸業故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知而弗能用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霸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也霸猶如此況欲圖天下之事業以起中興之功哉陛下旣得知人之要矣更願致察於君子小人之間天下不勝幸甚

論朋黨　高宗時上　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

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

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悪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

居九重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已害故曰所以僭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

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自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伺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

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辨君子小人去小人之奸　　牟子才

理宗寶祐元年起居舍人牟子才上

臣聞君子之於小人猶陰之於陽不能以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先儒以為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徤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蓋陽屬君子陰屬小人固不可相無亦不可相亂固不可相亂尤不可相暴泰之為卦内徤而外順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所以深致其内外

之辨使之界限一明不相殽亂君子得其位可進以有爲小人得其欲雖退而無怨故聖人名之以泰泰之爲言安也言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相害此所以爲安也自古惟堯舜之時足以當之三代而下治亂靡常然不過由此二道用君子則去小人用小人則去君子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者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亦未聞君子小人參用而可以久安而無亂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欲久安而不亂者必自辨君子小人始不明君子小人之辨而泯其異同混其賢否而曰吾將以是爲安也直幸而已矣非聖人所

爲致泰之道也臣抑嘗讀國朝元祐之事而竊有感
焉夫元祐之所以爲元祐者用君子而退小人也元
祐之所以爲紹聖則君子小人並用故也方元祐之
四五年當時言者凛然以邪正之不辨爲憂朱光庭
則謂用人之際當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加明察使正
臣日進而邪臣永退范祖禹則謂憸人在上則害政
事在下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殘敗善類不
當使之在位爲他日患蘇轍則謂君子小人勢如冰
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不可惑
於浮議引與共事王巖叟則謂小人無能斯不足畏

小人而材然後可畏當明辨力遏毋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其言皆深切著明反覆詳盡而於泰之一卦莫不援以爲據蓋以爲保泰之道在乎此而傾泰之道亦在乎此是豈私憂過計哉使當時盡用其言祀禍萌培治本雖百年元祐可也柰何調停之說雖賢如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亦且惑之楊畏鄧溫伯李清臣皆小人之雄而引之腹心俾得乘間抵巇陰唱邪說紹述之論起而君子不得以一日安其後黨錮禍成雖大防純仁摯亦皆不免報復之禍則調停之論蓋亦疎矣遽使國家當其禍敗至於宣靖之事不可勝

悔而光庭祖禹轍巖叟之流獨受知言之名可不爲痛哭流涕者哉伏惟陛下臨政願治垂三十年宜可以爲元祐而乃岌岌乎紹聖且宣靖宜可以爲泰矣而乃駸駸乎爲姤爲遯陛下亦嘗思其故乎陛下未嘗不用君子而不純於用君子未嘗不去小人而不盡於去小人故其勢不免參而用之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參而用之則正邪相軋而使之日鬬于下豈有安靖之理哉陛下試觀三十年間君子小人幾進幾退幾債幾起幾勝幾負相尋至今未有止極者皆以此也陛下見其如此不察其故以爲是紛紜譁競

者皆君子之過也而小人又擠而陷之以爲必去其類而後可靖國則益誤矣故始於君子小人之並用而卒至於君子日空小人日盛臣竊惟小人不去其害之大者有三焉累君德也害治體也敗善類也敢爲陛下悉言之小人性本巧慧又敢欺誣其狡猾之術足以逢迎而爲悅其涎誕之辭足以譸張而爲幻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以之惑人主之視聽而亂其是非甚至借人主之喜怒以成其威福恥爲正論則又誣其君爲不可以責難陰進邪謀則歸過於上以自逃於公論遂使謗議流聞聲光不著此則欺誣之說

有累於君德也小人性本傾危又好反覆勢在彼則始趨而終背勢在此則始背而終趨閃倏游颺踪跡詭秘巧險側媚情態乖張其狀似三變柔行巽入善爲模稜軟語卑詞曲相容悅其狀似兩來操三變之心行兩來之術而視勢之所趨爲向背此反覆之說有害於治體也小人性本刻薄又善激發上惡譁競則曰是好名也是多言也上惡朋比則曰是其黨也是交結也上惡誕妄則曰是欺罔也是浮矯也駕虛翼僞造謗興訛其譖貝錦其言巧簧陽爲納忠陰實激怒其術一售其勢遂成梟心殛志無所不爲此激

發之說有害於善類者也此三害者千岐萬轍為變多端不懼上之侮患務行其言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虞君子之困敗務遂其說為禍之烈如此而可使之一日參乎君子之間耶今通國之所謂小人者陛下亦知去之矣臣以為非去之之難而辨之之難去一小人是一小人也安知一小人之去無一小人之進辨之則幾矣夫君子小人如數一二如別蒼素辨之無難者是在陛下之心耳陛下如能致知格物以明此心賤貨貴德以一此心明目達聰以廣此心使此心之體如衡之平如鑑之空既不失其好惡

本然之眞又有以得其是非當然之則所謂君子小
人之情狀固無所逃乎陛下之前而陛下又即其賢
否枉正之所在而爲用舍進退之分焉柔邪巧佞阿
意承旨者必斥剛方鯁亮犯顔苦口者必容輕儇便
給狡慧削刻者必遠而莊重靖嘉溫純朴茂者必親
出入多岐陰有所主者必屏忠信不二孤立無朋者
必用去其庸猥卑雜而存其耿介挺特去其狠戾駔
儈而任其弘毅惠和懲其躁競無恥而擢其靖退有
守黜其陰默深阻而取其疏明洞達不以鄉原而易
狂狷不以嬖人而嫉莊士不以美疢而疏藥石則忠

邪之位定而內外之限明豈不能致元祐泰亨之治哉今上而論思獻納多英偉忠正之臣次而給舍臺諫皆端亮純實之士下而百司庶尹又能時發讜言於靖共正直之餘陛下宜鑑鏡其心勿以小人參乎其間而二三執政亦宜去係累之私昭平明之治融朋黨之意絕反覆之慮一以開誠心布公道之言而爲進君子退小人之地思元祐諸老拳拳之憂鑑紹聖以往紛紛之事務使邪不暴正陰不勝陽以成泰內之治豈不韙歟不然實未有以知人材之孰忠孰邪而姑聽其一時之乍賢乍佞則用者不必用去者

未嘗去而所謂安者乃禍亂之所伏也臣愚憂所發冒進瞽言不勝拳拳

乞亟誅六賊上欽宗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

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闕段一又況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政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材如八元八凱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寧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閑散之地擢寘宰司京天資兇悖專權

跋扈首為亂階陷害忠良進用憸佞引置子孫盡居
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
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
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
實有異志縉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
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智洞照其衷
奸計數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簒奪復何疑
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
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曾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
為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

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朱勔相繼爲相位至公傳與柔曼
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
應奉君上之名舊何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家貨有奉
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爵貪婪無厭狼藉縉紳
不尚觀其所爲大抵效京前政之跡黼實效之是時
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爲表裏因京薦用遂握
兵權位爲太師進用[illegible]指使[illegible]閣卒
庖人防閑之任[illegible]大[illegible]其[illegible]膚
謀利無智謀[illegible]
討北[illegible]

賞罰之道人貴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公安得矢
石米必獲賞爲罰親隨將賞先及夫以此二事日常
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將貲緊昏于人敵常勝由
里是級上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衂將陵威士
卒附亡不以賞恣所獲首級將數十開報宗伍敗壞
亂擄地而又貪功冒賞不恤戎機朝方之兵遂致輕
舉敗我國郡失我將帥今日之下件將非其貲之所
恃有梁師成賈縱斯調以驕放跡成之惡抑何可
言外示恭謹而陰蓄仕心行傍縱濟好益我儒
名字之傳楊坂立名號眾僧傳恩用欲攬國家之柄又

歸諸己欲使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之亦有不幸而遭其點汚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太上一日相二人師成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滛不已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

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堂廟坐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傍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遂致李彥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有違忤即諷監司捃摭它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人愁嘆怨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夫之征剝克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

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事作孽捺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貪緣入仕交結閹寺遂致超顯招權怙勢氣燄可炙出入禁闥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已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為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上一松一柏輒

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湖危險人迹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作威福逼脅州縣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勔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

至前日詔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常流涕臣竊謂太上罪己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平日收恩於己歛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遂

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剛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衆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尚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群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

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討
弟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于茲常恨未得上
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揚
戮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冢暴其骨以解天
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
有助焉朱勔以奇技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
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勔建議北伐遂有此
除今朔方如此勔當如何乃有稍關警急朝廷不暇
安枕之際勔父子遽先衆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
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米

斗千錢兵民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
浙買米運至京東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
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尚欲強占不肯交割及
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尚復可容臣
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
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
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
此六賊首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
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
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即恐天下共起而誅

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破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未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即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

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
北㠯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
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
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藉沒六賊及他
宦官幸臣素冐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
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
大計獻于陛下干冐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
罪之至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十八